

大寶積經

第九十七

八十二  
制七

47605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聖圖 帝潛銀昌

佛日增輝 佛合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七

制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詔譯

優陀延王會第二十九

談智超捨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睒彌國瞿師羅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介時優陀延王  
第一夫人名曰舍摩常於如來及諸聖衆深  
信恭敬親近供養及常稱讚如來功德時王  
復有第二夫人名爲帝女常懷諂妬往彼王  
所妄說如來并諸弟子於大夫人有所非法  
王聞是語極生瞋怒即以箭射舍摩夫人介  
時夫人哀愍王故入慈三昧時所放箭遂即  
却還至王頂上空中而住其箭炎赫猶如火



聚甚可怖畏乃至三發箭皆如是。爾時優陀延王既覩斯事舉身毛豎驚忙悔恨謂夫人曰：汝為天女為龍女耶？為復夜叉？為閻婆女？毗舍遮女？羅刹女耶？夫人荅言：我非天女，乃至亦非羅刹之女。大王當知：我於佛所聽聞正法，受持五戒，作優婆夷。哀愍大王，入慈三昧。王雖於我生不善心，由我慈願得無傷損。因勸王言：善哉！大王當於如來應正徧知歸命頂禮，必獲安隱。優陀延王便作是念：彼於佛所聽聞正法，作優婆夷，尚有如此威神之力，何況如來應正等覺？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白言：世尊，我由欲染，因

緣為彼女人虛妄言說之所誑惑遂於如來  
及諸聖眾生毒害意具陳上已復白佛言唯  
願如來及諸聖眾施我歡喜聽我懺悔如斯  
罪慙令速消滅爾時世尊告彼王言如汝所  
說謂於如來及諸聖眾如凡愚人及有諸過患  
遂於福田妄起瞋毒汝今若能依聖法律自  
悔其罪無覆藏心盡未來世不復更犯我當  
攝受令汝當來善法增長優陀延王復白佛  
言世尊我為女人之所迷倒狂亂無知因此  
發生麤猛瞋毒由斯罪業當墮地獄唯願世  
尊利益安樂諸眾故慈悲開示女人諂曲  
虛誑過患勿令我等親近女人當於長夜得



免諸苦佛言且置斯事何要問此不問餘耶  
王言世尊我無異問女人令我造地獄業我  
於今者唯爲了知女人過患女人諂曲虛誑  
邪媚願爲開示乃至三請亦如是說佛言王  
應先知丈夫過患然後觀察女人過失優陀  
延王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一切丈夫皆  
由四種不善慳過爲諸女人之所迷亂何者  
爲四一者於諸欲染耽著無厭樂觀女人而  
自縱逸不知親近沙門及婆羅門具清淨戒  
修福業者以不親近如是等人則於淨信及  
淨尸羅多聞施慧悉皆退失彼由無有信戒  
多聞施慧等法非善丈夫行餓鬼法無有智

慧耽欲放逸欲之所執欲所繫縛欲所活命  
親近愚夫遠諸智者惡友為伴行非所宜貪  
著女人不淨境界便為女人之所調伏猶如  
奴僕繫屬墮落諸女人所無慙無愧親近遊  
止諸瘡漏門膿血穢汙涕唾常流猶如豕間  
不淨境界至於父母違背恩養捨離沙門及  
婆羅門不生殷重恭敬供養習行畜生所行  
之法於佛法僧不生淨信於涅槃界永當退  
失如是等人當入衆合乃至阿鼻諸大地獄  
亦復當墮鬼界畜生無有救護雖聞我教猶  
數思念邪惡女人歌儻戲笑不生厭離當知  
彼習愚人之法不樂修行善丈夫事大王當



知丈夫親近女人之時即是親近惡道之法  
此是丈夫第一過患介時世尊而說偈言

諸欲皆苦下劣穢惡膿血不淨深可厭畏  
衆多過患之所集處何有智人於此忻樂  
猶如廁中不淨盈溢亦如死狗若死野干  
及屍墮林穢汗充遍欲滌之患可厭亦然  
諸愚癡輩愛戀女人如犬生子未嘗捨離  
亦如蠅見所吐飲食又若群猪貪求糞穢  
女人能壞清淨禁戒亦復退失功德名聞  
為地獄因障生天道何有智人於此忻樂  
又如有人服食毒藥身心痛惱不能運動  
由是欲因能為苦本如身有毒愚不了知



亦如不了幻化之法 妄有尋求但自疲苦  
愚夫亦介常於欲深 疲苦貪求墮諸地獄  
或設飲食歌舞妓樂 婚娶他女將為己妻  
積集衆多無利苦法 愚夫造此無利之業  
增長諸罪退失善根 於無利中不惜身命  
白斯墜墮惡道深坑 便招地獄猛焰鐵丸  
鋒刃刀山毒箭諸苦 女人能集衆多苦事  
假以花香而為嚴好 愚人於此妄起貪求  
親近稱譽下劣之法 退失智慧墮落三塗  
此由愚癡之所迷惑 如海疲鳥迷於彼岸  
又如愚夫取於熱鐵 置之頸項如牛被輓  
欲如諸酒狂亂於人 如何愚夫不知苦本

或於父母 不識恩慈 皆由欲染 生此過患  
常於如是 邪欲之法 稱讚習行 無有慙愧  
彼由愚癡 所迷亂故 作是罪已 當趣三塗  
耽重於欲 昏醉之人 父母之恩 亦能棄捨  
若有貪染 親近欲者 則為違背 福德上田  
無量俱胝 妄想煩擾 展轉逼惱 從此而羗  
或復惴求 世間財位 以是非法 展轉相繫  
由此現招 捶打苦事 死必當墮 阿鼻地獄  
現見衆苦 皆來集身 善友乖離 天宮永失  
何有智人 於此忻樂 寧投鐵獄 馳走刀山  
眠卧炎爐 不親女色 若常貪染 邪欲之者  
退失衆多 諸利樂事 女人能作 衆苦之因



欲能滅壞一切安樂惡法積集善友乖離  
皆以耽求女人為本若有得聞我之所說  
能於女人深生厭離則為莊嚴清淨天道  
亦當速證無上菩提

復次大王夫父母者皆願利樂所生子故難  
作能作能忍一切難忍之事假令種種不淨  
穢惡皆能忍之又欲令子色力之身速增長  
故令見閻浮勝妙之事乳哺養育無疲厭心  
或為令子獲諸妙樂艱辛經求所得財物供  
給營辦資生所須及往他家結求婚娶既婚  
娶已於他女人愛戀耽著由耽著故昏醉纏  
心或見父母漸將衰老違逆輕欺所有資財

無慙費用或令父母不住於家如是皆由欲  
所迷倒大王當知以此因緣於己父母棄背  
恩養於他女人尊重承事種種供給無疲厭  
心即是成就地獄之本此是丈夫第二過患  
今時世尊而說偈言

汝等當知尊重供養於父母者是人常有  
梵釋護世之所扶持能令居家安隱快樂  
或因貿易大海遠方安隱往來獲諸財利  
此即說為無價大寶現能與果名最上田  
如是現世果報珍寶皆因供養父母而得  
復於來世當得遠離駝驢等身負重駝役  
亦復不受屎糞灰河刀山鋒刃鎔銅等苦



又於來世生在人中富有財寶豐饒穀帛  
妻子眷屬悉皆和穆或復當來得生天上  
宮殿園苑音樂自然縱意歡娛受諸妙樂  
何有智者聞是法音於父母田不勤供養  
復次大王若諸丈夫由於邪見不知自身速  
當壞滅造作諸惡而自欺誑彼愚癡人虛度  
長夜猶如木石雕刻所成雖形似人而無所  
識習諸欲者即是成就往惡趣業此是丈夫  
第三過患介時世尊而說偈言  
丈夫為欲之所迷亂由斯造作種種諸罪  
倒見闇障隱蔽其心乘此當生惡趣牢獄  
邪行之者當復遠離一切賢聖亦不恭敬

諸沙門等由顛倒見乃至歸命山河邪魅  
為於貪欲或復殺害一切禽獸祭祀神祇  
倒見為因非法求福由斯永離一切安樂  
若於是中造惡之者不知淨信兇險無慙  
如是之人永離賢聖彼必當墮嗙叫地獄  
或為於欲逼惱於他當墮燒然極燒然獄  
復由倒見於佛法僧不能親近恭敬供養  
正教法寶而不聽聞遠離賢聖墮諸惡趣  
是故智者既得人身勿復作斯顛倒妄見  
勤修布施及淨尸羅當得生天證菩提道  
復次大王或有丈夫為於身命極自勞苦積  
集珍財後為女人所纏攝故如彼僮僕敬事



供承由是因緣慳惜財寶不施沙門及婆羅  
門亦復堪忍王法治罰輕毀陵辱悉能受之  
或被女人捶打訶叱或至怖懼屈意瞻奉見  
其憂感即自念言我今去何令彼歡悅當觀  
此人足欲僮僕於斯不淨下劣之境而生淨想  
起於愛染親近如是女人之時即是圓滿惡趣

之業此是丈夫第四過患亦時世尊而說偈曰

耽欲昏醉人

彼實無安樂

親近惡法故

不名善丈夫

若人自縱逸

無有禁戒者

隨心之所為

失壞於福利

彼無智慧人

行於畜生法

馳趣於女色

猶猪樂糞穢

愚者不能觀

欲染之過患

妄生殷重想

猶若盲冥人 為色所繫縛 增長於欲愛  
猶如於野干 不離屍冢間 於聲香味觸  
而生愛著心 輪轉生死中 如猕猴繫柱  
無明纏覆故 為女所迷亂 如市求利人  
矯詐來親附 愚人親近欲 是入魔境界  
猶若鬻茶迦 耽嗜於糞穢 亦如淫雹雨  
能損於稼穡 塞師常近火 多為所焚燒  
諸未見諦者 為欲失白法 如風吹微糠  
其義亦如是 假如善丈夫 為殺者所執  
寧受斯逼害 不應親女人 若樂觀女色  
貪求轉復多 取相之凡夫 增長於欲愛  
如於炎夏時 遊行曠野中 渴逼飲鹹水



飲已渴彌增  
親近於女人  
便為毒所害  
譬如綵畫瓶  
外相現端嚴  
是中甚穢惡  
纏裹於利刀  
如火滿深坑  
暴惡無哀愍  
亦如燒糞穢  
雖甚可厭惡  
譬如劫壞時

未見真實者  
今欲愛堅固  
如是諸凡夫  
內盛以惡毒  
嚴飾於女人  
如氣滿皮囊  
莊嚴彼女人  
無烟能燒害  
如死狗死蛇  
人皆厭惡之  
如是諸女人  
大地皆火起

愚癡徒自活  
若人觸毒蟲  
犯欲亦如是  
是中實可畏  
謂彼為姝妙  
又如以繒綵  
其義亦如是  
女人亦如是  
穢惡而壞爛  
死蛇糞狗等  
可厭復過彼  
叢林諸草木

一切悉焦然

大身者所居

海水盡乾竭

須弥等寶山

世界遍燒壞

如是劫燒時

焚燎於山海

無有諸衆生

能為救護者

因茲女欲故

燒害諸愚夫

猶如劫火然

一切皆燒盡

不淨常流注

涎涕膿血身

奈何彼愚夫

於此而耽著

骸骨相枝拄

皮肉以覆之

臭穢甚可惡

如棄殘宿食

亦如倉廩門

糠粃恒狼籍

此身諸穢惡

充滿亦復然

胃脾腎肝膽

及腸肺糞穢

并髓腦膿血

八萬戶諸虫

在中常啜食

盲冥諸愚夫

癡網自纏覆

於是不能了

雜食所餘穢

九孔常流注

如是過患身



由先不淨業 愚夫於女人

由斯生深著 曾不如實知

而生愛著心 愚夫貪女人

顛仆於女色 恒自穢其身

於此樂遊止 如鳥為求食

貪愛於女人 被害亦如是

游泳網者前 便為他所執

女若捕魚人 諂誑猶如網

被網亦如是 殺者之利刀

女人刀可畏 傷害復過彼

及火燒屋時 蟲等被焚燒

迷醉於女人 貪火所燒害

繫戀彼聲色

如蠅見於吐

境界亦如是

如何彼愚夫

不知避網羅

譬如水中魚

豈非自損傷

男子同於魚

雖復甚可畏

如蛾投燈炬

無依無救者

由斯墮惡趣

無依怙亦然  
妄生欣悅想  
妄遊殺害所  
捨離於佛法  
墜墮於惡道  
必致自損傷

邪行諸愚夫  
猶若於家鷄  
損傷因自生  
親近彼女人  
又如諸獼猴  
豈不由愚惑

愛戀他妻室  
亦如曠野雉  
而無救濟者  
由是業因緣  
跳躑巖樹間  
如是耽欲者

於彼諸女人  
如世之罪人  
當懸劔樹林  
投之以麻麥  
不識於善路  
鑊湯之大數

為癡網所羅  
處以尖標苦  
譬如以猛火  
隨沸而漂沒  
死當墮惡道  
六十四俱胝

數受生死苦  
耽醉淫欲者  
燒然彼鑊湯  
如是耽欲人  
煎煮鑊湯中  
諸造惡之人



以彼為居處  
猛火遍燒然  
或二三四百  
獄卒以利鈎  
其骨白如珂  
以杵而搗之  
盡碎末為塵  
若有侵逼他  
并受斧杵殃  
侵擾他妻室  
探啄於髓腦  
如是邪欲人

如是一一鑊  
底及四周際  
受煎煮之苦  
時復舉令出  
於是諸獄卒  
無能救護者  
由業風所吹  
妻妾童女等  
有三股鐵叉  
當受此刑治  
野干等諸獸  
當墮屎糞獄

量各一由旬  
或有滿百年  
皆由自業為  
皮肉皆爛墮  
復將置鐵槽  
介時諸骨髓  
死已復還活  
當緣鐵刺樹  
或四五岐者  
復有鐵背烏  
竟來食噉之  
及走於鋒刃

亦復上刀山 如是邪欲人 顛墜炎熱獄  
既被燒害已 復趣於寒冰 如是邪欲人  
亦墮極炎熱 嗥叫及大叫 并往黑繩中  
如是邪欲人 當沒醎熱河 復經歷燔煨  
未至底便死 地獄有蒺藜 五角極鈎利  
彼為狗所逼 忙怖走其中 愛戀於女人  
墮於大怖處 或吞於鐵丸 或飲洋銅汁  
有二熱鐵山 彼此來相合 昔時耽欲者  
於中受苦殃 受斯苦楚時 都無救護者  
得如是罪報 皆由自業緣 昔同歡愛者  
今於何所在 我獨受其殃 而不來相救  
由於先世中 自作如是業 假令父母等



無能相救者

由於先世中

自作如是業

假令男女等

無能相救者

由於先世中

自作如是業

假令兄弟等

無能相救者

由於先世中

自作如是業

假令姊妹等

無能相救者

由於先世中

自作如是業

假令朋友等

無能相救者

愚夫為邪欲

貪求於女人

無間地獄中

受如是諸苦

說此不清淨

穢惡之女人

愚夫所遊行

智者皆遠離

親近彼女人

最為極下劣

是惡中之惡

何足為欣樂

耽欲諸凡夫

常抱於糞囊

由此業因緣

當受無量苦

愚夫為女人

受種種刑罰

囚繫及捶打

而無厭離心 愚夫為女人 被種種燒害  
能忍受斯苦 而無厭離心 或置在小火標  
或殺或沉水 或擲於大坑 備受諸苦毒  
雖見如是苦 猶於姪欲中 稱讚於女人  
曾不生厭離 或有少智人 知為眾苦本  
見已還親近 如胡膠見火 聞佛之所說  
雖復生信受 仍多畜女人 其眾如群羊  
或聞諸佛教 纔興厭悔心 須臾貪復生  
如惡毒還發 猶如被怖猪 暫止須臾頃  
若見於糞穢 貪愛還復生 愚夫聞法已  
暫介心驚怖 後見諸欲色 貪愛還復生  
猶如有丈夫 從其自身首 棄擲金花鬘



翻戴於熱鐵

愚夫耽欲故

棄捨諸佛教

貪求下劣法

造作諸罪業

迷醉諸欲者

墮閻羅界中

常吞熱鐵丸

復飲洋銅汁

迷醉於欲者

背善而行非

捨離於清涼

永趣閻羅界

若有智慧人

聞我說是法

應捨一切欲

速求於出離

尔時世尊說是偈已優陀延王即白佛言今

此所聞希有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善能說是

諸欲過患我今歸依佛法僧寶從今已往乃

至盡形歸佛法僧作優婆塞唯願世尊攝受

於我佛說此經已優陀延王及諸大衆天人

世間阿脩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九十七

制

俱睽下失炎赫上音焰熱盛也許客反罪慙下去

邪媚二下眉鋒刃上音峯軛音厄牛乳舖下音

步正作賀易上音莫候反鎔銅上音容訶吐下音

字邪魅二下眉祭祀似下音嗥上音毫訶吐下音

矯詐小上居翳荼計上於耽嗜下音靈雹上音

蒲角反下稼穡音上音歛種日也窰師上音

匠之也炎夏上音鹹鹵二音咸繒綵反上自燒音

名焚燎反下力涎洩上音似枝拄上音正作之

主倉廩下力糠粃下音腴脾上音頻眉反府

腎反時忍肝膽下音肺反芳啜食反上子下音噉反顛下直

上音顛下音蒲北游永下音詠野下直





